

三民叢刊 13

梭羅 與 中國

陳長房著



梭羅與中國

陳長房著

三

民

叢

刊

13

三民書局印行

梭羅與中國／陳長房著．--初版．--
臺北市：三民，民80
面； 公分．--（三民叢刊）
ISBN 957-14-1777-7（平裝）

1. 梭羅(Thoreau, Henry David,
1817-1862)—學識—哲學
145.39 80000858

◎ 梭 羅 與 中 國

著 者 陳長房
發行人 劉振強
出版者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郵撥／〇〇〇九九九八——五號
初 版 中華民國八十年四月
編 號 S 87008

——獻給

摯愛的

父親

母親

美瑋



THOREAU by Andras Goldfinger
From *The New Republic*

前 言

美國在英國殖民時期和中國幾乎沒有任何直接的接觸，道理十分明顯，因為美國商船與外國的貿易皆必須獲得英國政府的允諾，才可以進行。職是，美國所得到的一切有關中國的資訊，皆是二手傳播，潛流遞送到新大陸。若我們想溯本追源，必當明白英國人在十九世紀之前對於中國的接觸，似乎憑藉的亦非第一手資料，大都仰賴十七、十八世紀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的譯介，由此推論，美國所認識的華夏和中國文化豈非還是三次的周折輾轉而得！美國獨立之後情況略有改善，美國的商船可以直航廣東，與英國以及其他國籍的商船作平等的貿易競爭。而美國的國力隨着商船的橫渡太平洋抵達亞洲的彼岸，美國人一向唯歐洲人馬首是瞻的視界，頓然改觀。慣以「遠東」稱呼亞洲的術語，自然必須重賦新義。然而，約定成俗的製例和思維模式，更改何其容易，即使在二十世紀即將進入尾聲的今天，美國的文化仍然未能完全擺脫歐洲為中心的羈縻，難有世局宏觀的視野。

美國獨立初期，新英格蘭(New England)幾乎控制了美國的思想和文化發展的樞紐。在這段時期美國不少居領導地位的思想家和作家，例如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和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皆屬胸懷八荒，視界恢弘的重要作家。尤其兩位作家對於外來文化和思想深廣的興趣，熔鑄於敘述的內容，頂真穿插有致，堂廡格局愈濶，題材風格變化多端。印度梵文的古典作品和中國先秦的經籍對於愛默生和梭羅的影響，深淺不一。然而，他們的作品縱論古今，詠史說理，讀者既見物之形，亦見史之跡、理之脈。愛默生神秘色彩的宇宙觀自然對於印度的梵文經典，有似曾相識的感慨；但是，對於揭櫫人文主義的儒家哲學，愛默生亦表現出他的洞見。有關愛默生和儒家思想比較深入的討論，包括卡本特(Frederic Ives Carpenter)、柯瑞斯地(Arthur Christy)、海瑞斯(W. T. Harris)、威廉遜(George Williamson)、班迪(Robert E. Bundy)和王建元等皆有專著探究。卡本特在他的《愛默生與亞洲》(Emerson and Asia, 1930)一書中曾論斷，若愛默生有機會認識道家思想，他對於老莊的哲學或許更有靈犀相通的感覺。其實同樣觀點似乎更適用於描述梭羅的情況。特別是梭羅極端厭倦新英格蘭的繁文縟節和機械僵化的思維模式，可以想見他對中國文化中表現空襟壯濶，為人達觀，不教倪於萬物，語言活潑奔放的道家思想，必然特別喜愛。

梭羅藉著英文譯作和法文譯作認識儒家思想，其中包括馬胥曼 (Joshua Marshman)、柯理 (David Collie)、博迪耶 (M. G. Pauthier) 和何慕薩 (Abel Rémusat) 等人的譯介，皆多少影響了梭羅在這段期間思想演變的輪廓。雖然偶而接用的時候，斬首截尾，不時落入語義曖昧、指涉不清的文字障中，不過，梭羅對於聖之時者的孔子仍心存戚戚焉的認同感；私淑儒家思想之餘，梭羅更進而欲身體力行，以「君子」典範為本，鼓舞羣倫，認識自我，「尋求自己內心底新大陸和新世界。」

梭羅一生默察自然萬象，靜觀林木雲煙，欣賞湖光山色，以悟得宇宙天心的永恆真諦。透過他的作品《華爾騰》，他對人類沉溺於物質文明的驚逐，致令心靈銹蝕，蒙滿塵霧，特別感覺痛心。他再三蘄求人類多接近大自然，重新過著返璞歸真的生活，發揚人類至高的良知本性。此外，梭羅還是一位關懷人生社會公理的哲人。他的《不服從論》最可見其心胸之廣濶深入。在這篇天風海雨的論述中，梭羅大聲疾呼，在不義不公的情況下，人必須挺身而出，不容以任何形式協助罪無可逭的蓄奴政府。梭羅相信，只要本諸良知行事，「只要與上帝同在，便無需等待成為大多數之後再付諸行動。」梭羅對於擾攘俗世生死榮辱的體悟，十足像一位道家哲人。「宇宙萬象循環嬗遞，生生不息；生命的逝去乃是另一生命的開始。橡樹枯死，返歸塵土，留下豐實的種子，預示未來茂密的森林。」對於長期浸淫於物質機械的

樊籠的現代人，梭羅揭曉的簡樸生活，對於人性尊嚴的提昇，視個人良知為至高準則，在在皆有醍醐灌頂之功。梭羅冀望人類心靈的新生，期待人人尋回永恆的桃源。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在思辯質詰中國與中國文化何去何從之際，能不從梭羅的思想中獲得啓迪和省思！

個人心靈的深處，偶而仍會浮現童年生長的踪跡：一個不時籠罩在孤寂蠻荒情調的原野小村，左右盡是斧斤不響的森林，不利耕種的土地，濕寒悠冷的潭水，臉上刻劃着鯨紋的憨厚原住民老婦。隨着歲月的流逝，空間的變遷，心靈磨得蒼老，直嚮往幽竹山窗下，清陰待我歸的憧憬，早已逐漸化為迷離、惆恍、似幻猶真的境界。閱讀梭羅運用敏銳的視覺、聽覺、觸覺、感覺去諦觀宇宙，深入而精確地描寫大自然一景一物的肌理。記憶中渺邈高遠的萬重青山、原始風景、水波的譎幻，撥開時間和空間的迷霧，竟也韻致獨具，意緒悠揚，重新在眼前兀傲湧起。任何悠然神往欲企及心靈深處那片夢幻樂土的中國人，想必也能在梭羅作品中參悟點寂靜的樂趣。

本書的完成，首先要謝謝志文的主催。部分文稿的校對，則要感謝梁隆惠的費心。

目次

前言

1

輯一

梭羅作品中東方智叟——孔子——的形象

3

大德君子典範——《華爾騰》與儒家思想研究

25

附錄：梭羅與《四書》英譯之探究

47

與造物者遊——梭羅與道家思想

61

蘊蘊然轉世的老莊——論梭羅的東方思想

89

附錄：跨文化思想研究——梭羅與莊子比較初探

115

輯二

華騰湖濱一哲人——亨利·大衛·梭羅

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

《華爾騰》結構與思想剖析

《華爾騰》似反實正的修辭策略

孤標傲世偕誰隱——梭羅論衡

附錄：《華爾騰》面面觀

輯

一

梭羅作品中東方智者——孔子——的形象

梭羅心目中的孔子不但是中國的至聖先師，而且還是一位遠矚高瞻的東方「智者型人物」(The Wise Old Man)①。誠如所有古文明所孕育出的先聖賢哲，孔子不但集美德於一身，而且更以身作則，啓迪人類邁向至真至善的境界。孔子是位循循善誘的導師長者，一如索羅門(Soloman)、沙笛(Saadi)、凱圖(Cato)和卡匹拉(Kapila)等這些在梭羅的名著《華爾騰》(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出現的重要人物，孔子是中國文化的衛護者，不但繼承既有的古老文明而且注入千秋不易的新觀點。孔子揭櫫理想的大同世界，亟欲

① Joseph Campbell,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New York: World Publishing Co., 1970); W. B. Stein, "The Motif of the Wise Old Man in Walden," *Modern Language Notes*, 75:2014 (March, 1960).

振衰起弊整飭時代的頹靡。他的宇宙觀根植於亙古不移的人性上；他的智慧是一種落實於人生，不分時空行之久遠的智慧。孔子所強調的是：人類必得時時接受美德之陶鑄，方能擔當人生旅途的重責大任；在人性遭受橫逆險巇，道德面臨危疑震撼時，衝過考驗維持品格的完整。幾乎中外古今的「智叟型人物」皆能擊劃推演出行之四海皆準的道德規範。他們一貫關懷的是人類生存於宇宙的真諦；不論他們所揭櫫的道德之途如何艱險，這條大道必能啓迪且引領人類邁向山之頂峯——唯獨人類成功的攀登山巔，其所俯瞰的真理美德的水平視野，涇渭不分，亙古皆一。所有齊聚於此頂峯的人早已撇開歷史文明的畛域，蛻化成「智叟型的人物」。

梭羅體認最爲深刻的是孔子的倫理道德觀；在一八四〇至一八四四年新英格蘭出版的《日晷季刊》(The Dial)裡——此雜誌亦是康柯德超越主義學會的喉舌刊物，梭羅曾經發表了他摘錄自「四書」裏的警句和格言。其他同時整理發表的尚包括了引自佛經、《吠陀經》、《曼奴法經》，以及《匹配經》(Pitpay Ethics)等作品。有趣的是支持梭羅發表這些警句專欄的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卻認爲這些寶典，除非能直接啓發人類靈感，對於實際人生影響實在有限。大多數愛默生的信徒率皆相信直觀經驗；但是他們卻惑於執意簡化導致的謬誤而不知。也許他們不能也不願深入探索真理；愛

默生以爲不必歷經任何「自我鍛鍊陶冶」的歷程，難以捉摸的靈感之翼即能翱翔於榮耀的境地。不論在講壇上，談話論道之間，或個人日記裏，愛默生終其一生不斷地想找出各種表達模式，以詮釋他的超越主義鹹炙良方。頗饒意義的是，既使超越主義容或有與儒家經典扞格不侔處，愛默生卻從未對孔子的學說失去信心。孔子一生避談超自然或形而上的物象，但是儒家真精神仍能毫無滯礙的納入愛默生精神昇華的模式裏。在《愛默生全集》裏，愛默生曾經援引「四書」之語，並串錯其個人獨特的詮釋：

吾知言，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我們稱此綜論為存在 (Being) ……我們可以為宇宙歡呼。我們抵達的不是一座牆，而是浩瀚大海。人類生命或許尚未揭示未來的道路，尚未呈現已然荒蕪的百物，但是却隱隱然暗示了此瀾漫天地宇宙的「浩然之氣」 (Vast-flowing vigor) ②。

②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Complete Work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ed. by E. W. Emerson, 12 vols. The Centenary Edi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Co., 1903-1904), III: 72-73.

愛默生的結論乃源自他一貫詮釋某種無形的精神力所作的譬喻，這種無形的精神力之譬喻正是上帝特有的化身，亦為不同宗教不謀而合的統攝力量，例如基督教義中的「愛」，或祆教裏的「火」皆是宗教凝結為一的要素。愛默生的象徵理論主要以他的作品〈自然〉(Nature)裏對語言的分析作為基礎。在〈自然〉一文中他把語言和自然現象，與形上超自然之真實的象徵，臚列並陳。當然這種詮釋與〈孟子〉原文裏的意義大相逕庭，因為就在愛默生所摘引〈孟子〉之語的後面，他加上以下的幾句話：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孟子·公孫丑〉)

扼要言之，孟子強調的是內蘊有紀律之品格可以外鑠成一股大氣磅礴的道德力量，而非某種無所不在的精神向內延伸化為人類道德的蘊藉和成形。這種區別對愛默生而言十分模糊而且曖昧，愛默生無法苟同於將人類心靈的神秘來源，置諸任何羈縻與限制。他的基本觀點並非與任何理論學說冥相契合；而是一如人類之對〈聖經〉上真理的揭發，始終以信仰為接受的基礎。

這種對於「四書」的道德觀以反道統的方式詮釋，是引起梭羅注意的重點。中國的先秦